

传世散文经典



鲁迅 等著 郭雨 选编

因为 爱情

字字珠玑的语言之美
博大深沉的思想之美

感人肺腑的情感之美
立意隽永的意境之美

值得一生品读的名家经典作品

中国华侨出版社

传世散文经典



因为 爱情

鲁迅 等著
郭雨 选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世散文经典：因为爱情 / 鲁迅等著；郭雨选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113-5851-6

I. ①传… II. ①鲁… ②郭…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0020 号

传世散文经典：因为爱情

著 者 / 鲁迅 等著；郭雨 选编

责任编辑 / 文 喆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67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张 / 17 字数 / 220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5851-6

定 价 / 3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前言

对于散文的理解，古今有所不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将凡是不押韵、不重排偶，与韵文和骈文有明显区别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统称为散文，后来这一概念又推广至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散文的认识有所发展，再加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散文就逐渐演变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历史悠远，发轫于先秦，历经秦汉、魏晋六朝、唐宋明清乃至现当代两千余年来的锤炼提升，弦歌不绝，优秀作品俯拾皆是，为恢宏庞大的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无尽的色彩与魅力。

先秦散文造就了中国散文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作为其重要组成，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散文，在继承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骈文的影响下，散文开始向讲究修辞方法、注重提高文学性方向迈进。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一改六朝以来浮华绮靡的文风，提倡文以载道，使得散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流地位，对宋以及明清两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宋散文，在欧阳修、苏轼等人倡导下，唐代古文运动精髓得以发扬继承。明代散文继续发展，特别是晚明小品的出现，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重大突破。清代散文在桐城派的引导之下

大放异彩。民国以后，文学革命兴起白话文日渐普及，中国古典散文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白话散文亦即现代散文的时代到来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现代散文产生与发展的时代，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相契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周氏兄弟、郁达夫、朱自清、林语堂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及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散文的发展走向出现了重大转折。郁达夫曾指出：“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正是这种“个性”的彰显，令现代散文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有学者指出：“现代散文石破天惊般的辉煌发展与巨大业绩，是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散文史上又一次思想、文体的大解放、大突破！”阅读和欣赏其中的经典名篇，不仅能够让人真实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变迁，更能深切体味到人生的真谛。散文向有美文之称，成年朋友可以从中获得美学的快乐，年轻朋友则更可从中学学习、借鉴写作技巧。

基于此，我们编辑策划了这套“传世散文经典”丛书。

编者从中国现代散文作品中精选了数百篇佳作，按照爱情、友情、乡情等不同主题，分别成册，每册所收作品均按照作者年龄排序。希望我们为广大读者精心奉上的这席文学盛宴，能让大家一道超越时空，追寻这些文坛先贤的足迹，在体念他们的情怀、享受散文的优美之际，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自觉地传承下去。

囿于水平所限，编选过程中难免有所缺漏，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Contents

伤逝——涓生的手记	鲁迅	001
初恋	周作人	026
初恋的我	周越然	029
与妻书	林觉民	035
怀念情人	张竞生	039
将这个献给我的妻房	罗黑芷	050
情书——致杨骚	白薇	057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梁漱溟	065
荼蘼	许地山	073
你为什么不来	许地山	077
我的婚姻	林语堂	080

恋爱和求婚 林语堂	086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	092
给陆小曼的一封信 徐志摩	100
我对于恋爱的主张 庐隐	104
女人 朱自清	107
给亡妇 朱自清	114
婆婆话 老舍	120
析爱 俞平伯	128
夫妇之间——龙虫并雕斋琐语之五 王了一	139
初恋 废名	143
听潮的故事 鲁彦	150
“窄狭” 韦素园	162
西山的月 沈从文	165
墓畔哀歌（节选） 石评梅	170
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节选） 梁实秋	176
初恋的自白 胡也频	183

哭摩 陆小曼	192
悼志摩 林徽因	200
怀念萧珊 巴金	211
再忆萧珊 巴金	228
我的细君 朱湘	232
我的伤痕 章衣萍	235
秋外套 黎烈文	244
她走了 梁遇春	250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梁遇春	254
致柔石 冯铿	260



伤逝

——涓生的手记

鲁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

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帖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怍，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

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
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
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
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
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
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
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
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
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
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
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
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
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
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

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

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起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

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